

马克思理论和 方法论中的 系统性原则

〔苏〕B. II. 库兹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4

74

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 系统性原则

〔苏〕B.П.库兹明著

王炳文 贾泽林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В.П.Кузьмин
ПРИНЦИП СИСТЕМНОСТИ В ТЕОРИ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К. МАРКС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6

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

〔苏〕В.П.库兹明著

王炳文 贾泽林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86,000 字

1980 年 8 月第 1 版 198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 2002·244 定价 0.59 元

译者说明

关于系统问题的理论，是近年来国外新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苏联哲学界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到了七十年代，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系统运动”，出版了大量有关系统理论的著作。苏联哲学博士B.Π.库兹明的这本书有一定的代表性，曾受到苏联学术界的重视。

库兹明认为，马克思是科学系统理论的创立者，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系统性问题的现成方法论理论的专门著作，但却在有关社会的系统理论和对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方面作出了范例。他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要分析马克思学说中的系统内容，理解马克思所发现的系统性，以及他所运用的、作为社会生活领域特殊规律性的系统性原则，把系统性方法发掘出来，以哲学方法论知识的形式赋予它以“第二生命”。

库兹明在书中主要阐述了马克思在制定关于社会功能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概念的原则方面所作的贡献。他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马克思对系统知识的特征的认识，马克思发现系统质是一种新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揭示出社会系统结构的更替和继承导致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和丰富的规律性。

作者认为，系统概念是马克思方法论和唯物主义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所有重要发现的决定性前提之一就是系统性观点和原则。把社会看成是系统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

认识人类历史的关键性概念，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是社会系统的辩证法，马克思把历史本身和历史运动看成是“系统的运动”。因此，没有关于世界的系统观点，就不可能最充分最正确地领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作者还认为，系统观点的发现，要求人们对世界的视野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实物中心论”转到“系统中心论”。哲学应该为这种变化准备好“意识形态”，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解释进行“必要的修正”。库兹明这本书实际上是用“系统性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解释。

1979年9月

目 录

译者说明	1
引言	1
第一章 系统观念的发生史	13
第二章 系统知识的特征	26
1. 实物的(直接的、简单的)知识	34
2. 系统的(本质的、实体的)知识	43
3. 元系统的(具体的、综合的、“实在的”)知识	54
第三章 系统存在和系统质	64
1. 马克思对社会现象质的规定性的二重性现象的 分析——揭示系统性的性质	70
2. 自然范围和社会范围在系统上的区别。自然质 和社会质的相互关系	71
3. 总合的(集成的)系统的质	78
4. Differentia Specifica (类别差别)。系统质 是社会形态的特征的体现	92
第四章 社会是一个系统(前提、形成、基础)	111
1. 社会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本社会动因。人 (社会)的类生活	114
2. 作为社会系统的社会的形成	122
(1)从自然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系统到社会 历史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系统	122

(2)从生产—经济性质的整体性到高级的社会 整体性(到“现实的社会集体性”).....	133
3. 基础形成的系统规律性	149
第五章 系统基础和系统结构	158
1. 具有不断扩大的基础和更替的结构	166
2. 社会生产力历史发展中的更替结构	170
第六章 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系统标准.....	191
第七章 社会活动的基本结构和现实结构	207
第八章 辩证唯物主义和系统观点	219

引 言

二十世纪是一个发生许多根本革命变革的时代，这些革命变革改变着世界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科学在这两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自上个世纪以来，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极大地增长了，科学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变成了技术—经济进步的最革命的因素，变成了社会管理的最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成就的运用为人类开拓了极大加速工业发展、加速其他许多社会生活过程的源泉。同时科学本身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复杂的机体，变成了对立的社会体系竞赛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发展科学、整理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等问题，不仅从纯科学角度来看、而且从社会角度来看，也成了根本重要的问题。

现在，保证科学研究迅速进步的一个根本条件就是深入研究方法论的理论和方法。现在对发展方法论的需要首先是由科学知识的复杂化、它的迅速分化以及在这个背景上显示出来的对知识的综合和整理过程（这需要一种特殊的专心致志的努力）的某种落后所引起的。

所有这一切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一基本方法论学科的作用显著地增长了，提高了它的世界观的和方法论的职能的意义，而由此就产生了扩大方法论研究范围和提高方法论研究质量的要求。同时，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哲学只靠自

已本身的力量不能完成对全部哲学知识进行综合和对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巨大任务。我们亲眼看到，方法论研究工作的形式正发生着明显的复杂化和扩大化。一方面，在每一门科学范围内都发展起来一种特殊的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方向，这种研究在这门科学的范围内对专门知识进行初步的方法论上的综合，认识这门科学与邻近学科的相互关系，探讨这个科学范围或部门的理论和方法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在哲学范围内，除去研究辩证法、逻辑、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的一般理论问题之外，越来越加紧地研究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结果，不仅方法论知识——不论是哲学的还是具体科学的——的范围迅速扩大，而且它还正在变成一个现代科学知识的特殊的专门的部分。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在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这两个主要范围内进行的。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说是从纯粹形式方面研究一般的逻辑—认识论形式。在第二种场合下，研究的对象则是真正现实的事物和过程，以及随着事物的特征而产生的、同事物结合在一起的、以研究事物为目的的那种思维逻辑。换句话说，这种研究的核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大部分知识正是以第二种形式存在着。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研究科学知识的这个宽广的领域，从中引出那些“思维工艺”形式，这些形式可能具有广泛的学科之间的和一般科学的意义。关于这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①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中结合着两方面的科学兴趣：科学认识方法论的迫切问题和马克思的创造性遗产^②。更具体地说，这种结合表现为，这里对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的分析是在系统观点*问题这种非传统的（对马克思学的这个方面来说）材料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预先说明以下几点看来是适宜的：第一，本书中所用的分析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方法；第二，我对方法论研究的特点的看法；第三，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系统性原则的认识。

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们理论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这特别是指这样一些科学领域，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对这些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永久的意义，因为在这每一个领域里，他都是科学理论的奠基人。

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我们的专家写了上百部的书来研究马克思的创造性遗产，形成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一般问题^③和马克思理论的特殊方面——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154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造性遗产常常被公正地认为是两位天才学者所制定的思想的统一综合体。但是，除去共同的创作和共同研究的思想之外，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已特殊的“专业”和所研究问题的特殊范围。正是因此，学者们主要是分别围绕著《资本论》的思想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研究他们的创作。本书是研究马克思学的著作，它主要是以《资本论》的材料为基础的，因此它以下研究的特点就是关于马克思本人的创造性遗产。

* Системный подход——在本书中全都译为“系统观点”。——译者注

③ 我们只举出这方面的若干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传》莫斯科1973年版；《恩格斯——理论家》莫斯科1970年版；《马克思和现时代》莫斯科1968年版；《马克思——历史学家》莫斯科1968年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和现时代》莫斯科

哲学以及方法论——的牢固传统。不同时代和不同专业的苏联学者富有成果地研究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所制定的世界观、科学共产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原理、他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天才学者的个性、他创作《资本论》的“创作活动”，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仅就从哲学方面对马克思学说所做的研究来说，继列宁在这方面的研究之后，就有数十种大型集体著作和专门著作，其中有的是老一辈哲学家写的（弗·维·阿多拉茨基、B.Φ.阿斯穆斯、Л.Л.曼科夫斯基、M.M.罗森塔尔、T.И.奥伊则尔曼、Б.А.恰金等人），有的是比较年轻的苏联哲学家写的（Г.А.巴加杜里亚、Б.А.格鲁申、Э.В.伊林科夫、B.В.凯舍拉瓦、H.И.拉宾、З.М.奥鲁德热夫、B.Н.吉布兴等人）。

苏联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的社会学说、革命理论的制订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为保卫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而进行的思想理论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辩证逻辑问题（在最后一所提到的问题中应当首先指出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唯物辩证法的诸范畴。近来正在积极研究活动、价值、劳动和自由、异化、社会平等、意识、个性、人道主义等问题^④。

1968年版；弗·维·阿多拉茨基《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莫斯科1923年版；瓦·瓦·沃罗夫斯基《马克思全集》第1卷》莫斯科1933年版；B.C.维高德斯基《〈资本论〉创作的经过》莫斯科1970年版；Л.А.列昂节夫《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现代》莫斯科1968年版；A.И.马雷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莫斯科1966年版；M.M.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莫斯科1967年版。

④ 我们也只举出在马克思学的这些方面的最著名的著作：B.Φ.阿斯穆斯《辩证唯物主义和逻辑》基辅1929年版；他的《马克思和资产阶级历史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版；Г.А.巴加杜里亚《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载《马克思—历史学家》莫斯科1968年版；《展望未来》莫斯科1972年版；Б.А.格鲁申《历

在研究马克思的创作遗产方面，问题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本身就证明这位天才思想家的理论兴趣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时间的进程和科学的发展将使人们能够在这个遗产中发现越来越新的境界。这种对马克思研究的不断深入，还因为在他的著作中绝不是对所有提到的问题都叙述得同样充分和有系统。马克思认为他的科学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为此贡献了他大部分创作生活。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一结果就是在三卷本《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对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系统阐述。与此同时，在他的学说中还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科学基础，而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他的理论则是一般哲学的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应该说，整个说来，这些科学没有政治经济学那样“走运”，马克思忙于革命活动和

史研究逻辑概论》莫斯科1961年版；Ю.И.达威多夫《劳动与自由》莫斯科1962年版；Э.В.伊林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莫斯科1960年版；他的《〈资本论〉的逻辑》、《观念的东西》，载《哲学百科全书》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B.В.凯舍拉瓦《关于两个马克思的无稽之谈》莫斯科1963年版；他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和虚伪的人道主义》莫斯科1973年版；Н.И.拉宾《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莫斯科1962年版；他的《青年马克思》莫斯科1976年版；Л.А.曼科夫斯基《马克思〈资本论〉中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特征》，载《历史—哲学论文集》莫斯科1964年版；他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范畴》，载《经济科学中的辩证逻辑》莫斯科1962年版；Л.К.纳乌缅科、Г.А.尤盖《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莫斯科1968年版；Т.И.奥伊则尔曼《在1848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莫斯科1956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莫斯科1974年第2版；他的《异化问题和资产阶级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奇谈》莫斯科1966年版；З.М.奥鲁德热夫《马克思和辩证逻辑》巴库1965年版；《马克思〈资本论〉中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巴库1968年版；B.Н.吉布兴《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载《鄂木茨克基洛夫农学院丛刊》第45卷哲学类，鄂木茨克1961年版；Б.А.恰金《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版。

《资本论》的准备工作，由于时间的限制很少能够专门就其他知识领域的问题进行写作，在那些方面也没有留给我们象在经济理论方面那样系统的遗产。

这一切当然会使从事马克思的社会学、哲学和方法论思想研究的人们的任务复杂化起来，因为，这些研究者必须不仅分析、比较和解释完全是专门研究某个问题的这一或那一著作，而且还必须分析、比较和解释个别的笔记、手稿甚至顺便说过的话。研究马克思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的人必须非常细致地研究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每一个草稿或页边批语，因为，这里所表露出来的天才痕迹在许多场合下为我们提供了弄清马克思关于某个专门问题的立场的概念的独一无二的可能性。马克思学家在力图更充分地再现马克思创作遗产的丰富内容时，他们必须进行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研究和比较个别的假设和原理，对马克思所说出但尚未展开的思想进行概念分析，最后，揭示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论手段和方法，研究它们的进一步发展，直到研究它们在现代认识中的表现形式。

研究马克思的方法论是有很大特点和意想不到的困难的。马克思的哲学和社会学资料往往只能是按照部分和片断而汇集为一个完整的东西，与此相比之下，他的方法论则往往是不易直接看到的，而方法论的运用就更是被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际过程所“掩盖”了。

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打算写一部专门著作批判地研究黑格尔辩证法，正面地叙述唯物辩证法。但是，很可惜，因为他忙于准备《资本论》，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意愿。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

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①

大家知道，再现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的工作是由恩格斯开始并由列宁所继续进行（这首先是在这样一些著作中，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一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但是，这一工作的规模是如此之大，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是如此之多，直到现在我们面前仍然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现在的研究者首先是解决创作关于《资本论》的逻辑、辩证法理论、科学方法论基础方面的基本著作的任务。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所指出的这一复杂工作的困难和特点，那就应该承认，这类著作只有在事先对个别问题进行一系列专门的马克思学和列宁学的研究，又对现代科学发展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撰写出来和成为真正的基本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具体产物，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科学^②。由此就得出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遗产分析的结果和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深入研究了的现代科学知识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我们写这本书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正是基于上面的认识：它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方面，因此，这里所做的也只是马克思研究者为再现《资本论》的逻辑和辩证法所作的大量工作中的一部分，即论述系统性原则。

这个问题以前没有被专门研究过。诚然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著作中曾经多次强调说，制定一系列研究社会系统的基本方法论原则的功绩属于马克思。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马克思学研究的专著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不仅在马克思学研究中而且在对系统观点的本质的认识中都造成了重大的空白。然而，近年来系统研究的广泛传播已经使这种历史一方法论的分析变得非常必要了。

考虑到有关系统观点的书籍是极为多种多样的和这些书籍中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论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不去讨论那些争论问题，而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研究问题的历史方面。事实上，从这本书的题目来看，我们只要提供系统性原则的一般概念就足够了。如果对系统性原则进行最一般的表述的话，那么它指的是：从系统整体和它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立场出发来加以考察的客观现实的现象，形成为认识论的一个特殊角度或对现实的特殊“测度”。虽然系统这一概念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①，但通常仍然是指，系统就是一定数量的相互联系的因素，它们形成一种稳定的统一体和整体，具有综合的属性和规律性。在研究系统客体时，基本的内容和方法论问题就是揭示使各因素组成系统的那些行列式，揭示该系统所特有的基础、联系和关系，它的特殊性质，确

^① B. H. 萨多夫斯基的《一般系统论原理》（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一书曾详细地分析了这一概念的各种不同定义。

定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规律性。

近年来，哲学家们积极参加了对系统观点的哲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在B.Г.阿法纳西耶夫、И.В.布劳伯格、Д.М.格维什安尼、В.И.克列缅斯基、В.А.列克托尔斯基、А.А.里雅布诺夫、А.А.马里诺夫斯基、В.Н.萨多夫斯基、А.П.塔赫塔疆、В.С.丘赫金、А.И.乌也莫夫、Б.С.乌克兰采夫、И.Т.弗罗洛夫、Э.Г.尤金、Г.А.尤盖等苏联作者的著作中，详细地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如系统观点的本质和方法论特点、整体和部分范畴在研究系统客体中的作用，系统方法在各个知识领域运用的特点等等^①。这些作者特别注意阐述辩证法的系统性质和它对发展具体的系统研究方法的富有成果的建设性的影响，以及在这方面批判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违背历史的和科学的真理，企图把系统理论和辩证法对立起来。应当强调指出，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越来越积极地进行着对系统观点的方法论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系统观点的方法论原则的观点得到更为富有成效的探讨。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正在科学和实践的各个领域积极促进系统研究的发展。

^① 例如，参看：B.Г.阿法纳西耶夫《哲学和生物学中的整体性问题》莫斯科1964年版、《论社会认识中的系统观点》，载《哲学问题》杂志1973年第6期，И.В.布劳伯格和Э.Г.尤金《系统观点的形成和本质》莫斯科1973年版，Д.М.格维什安尼《组织和管理》莫斯科1972年第2版，В.И.克列缅斯基、В.Н.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逻辑方法论分析）》莫斯科1974年版、《活物质的结构水平》莫斯科1969年版，В.С.丘赫金《反映、系统、控制论》莫斯科1972年版，Б.С.乌克兰采夫《自我控制系统和因果性》莫斯科1972年版、《系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文辑莫斯科1970年版、《系统研究年鉴》，从1969年开始出版，以及一系列其他著作。

毫无疑问，在本书中考虑到了在系统性问题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现代成就。但这种考虑的含义不在于要把马克思“现代化”，而在于要对他的方法论中那些在当前具有特别迫切意义的方面给予最大的重视。同时，从这个角度研究马克思作品本身就有它方法上的困难。一方面，很明显，不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还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就其本质来说都是系统的。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也使用“系统”、“有机系统”、“系统发展为整体性”等概念，但他首先是从内容上使用这些概念，而没有专门从一般方法论上来加以论述，然而，在现代系统观点的范围内，这些概念则成了专门术语的重要成分，成了从方法论上进行论证的对象。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留给我们关于系统性问题的现成方法论理论的专门著作，但是，他们留下了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和许多系统地具体地解决在研究社会这一整体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范例。这本书的任务也正在于区分出马克思学说中的“系统内容”，弄清楚马克思所发现的系统性和他是怎样把系统性原则作为社会生活范围的特殊规律性而加以运用的。

分析表明，马克思是从两个方面研究系统性的。他把一定类型的社会看成是按照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发展着的“有机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态就是一个社会机体的历史类型或“形式”，而形态发挥作用和进行改造的各种社会机制，以及这些社会机制变成另一个社会历史类型的机体，就是系统性的表现。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时，强调指出，那种情形“和所有的有机体中的情形是一样的”。马克思对系统性研究的第二方面，主要是认识论方面。这首先表现在通过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基础属性（базисные свойства），即通过把这些属性归入一定的系统和在这个系统的规律的范